

首獎

作品：養狗指南

得獎者：李桐豪

李桐豪，一九七五年生，台南人。淡江大學英文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〇二級碩士、紅十字會救生教練，現為《壹週刊》搜奇旅遊組記者。

得獎感言

離開頒獎會場，給她打了電話。她劈頭即問結果。「第一。」「佢濟錢？」「五十，扣稅剩四十二。」我說她月底去九塞溝的錢算我的，她笑說好啊，這次沒有拒絕。我們停頓幾秒鐘，沉默的片刻，二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是他在就好了。說光耀門楣太矯情，但對孤兒寡母而言，這錢和虛名都是世上一等一的禮物。



養狗指南

男人背後那堵牆黏著泛黃的人體解剖圖，大偉望著上頭爬滿霉斑的心肝，謊稱他下個星期要出國了，「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幫我開一份診斷證明嗎？」坐在診療床上，他的左腳順勢跨了上來。

一開始就說好了。最初，大偉拖著被咬爛的左腳前來就診，男人見狀第一句話即是：「被狗咬的吧，你這傷口都撕裂開了噢，有跟狗主人要求賠償嗎？你……有保險吧？這樣吧，我幫你縫兩針，順便開個診斷證明，你可以跟保險公司請錢。」腳傷如火焚，大偉痛得說不出話，男人便以為他默許了。自此，打麻醉、縫線、抹藥、包紮、打針，間隔兩天複診換藥，療程持續近一個月，每次醫藥費二百、五百地收。VOLTAK F.C、Keflex、Panadol (Tinten)、Tetanus……藥包上標示的藥物名稱乍看很有學問，但他上網查過了，裡頭其實有更多的是毫無意義的營養劑。

男人口罩蒙在口罩裡，噢了一聲。椅子挪出辦公桌，他滑向了大偉，一手握著大偉腳掌，一手用鑷子輕輕將傷口裡的縫線剔出來。過程不怎麼痛，大偉覺得麻麻癢癢的，手臂上彷彿有螞蟻爬著。他身體前傾，與男人一塊審視傷口，左腳掌邊緣一道粉紅色裂縫，細細的，像小嬰兒的嘴，笑了。

「要保持傷口乾燥，」男人從圓形鐵盒拈出一枚防水OK繃幫大偉貼上，然後說：「小心，下次不要被狗咬了。」男人口氣平靜如往常，大偉無法從這話裡聽出他是忠告還是戲謔。論理，他們親近

如共犯，男人對他開開小玩笑也不算什麼，但他僅僅補上一句：「申請證明還要另外收一百塊。」語畢，轉身開抽屜取紙筆寫診斷證明。臨街診所陰暗而潮濕，彷彿鄉間區公所，有時會有一名老老的護士幫忙打針換藥，有時就只有男人獨自掛號和收錢。男人背對著大偉翻找印泥。大偉第二次來換藥就發現了，男人的背異常寬闊，發達背肌簡直要將襯衫和小診所繃壞。或者應該說，那診所實在太小太局促了，生鏽鐵櫃上擱著一疊疊病歷，時間和男人結實的身體在此全都蒙上了一層灰。

大偉走出診所，熱空氣像一巴掌打來，燙燙辣辣的，他伸手擋在眼前，燦爛陽光如今都是過量紫外線。他在騎樓裡一拐一拐地走著，小北百貨商行、全家便利商店、錢都涮涮鍋、鍋神廣東粥、永利機車行……背脊和腋下濕透，回家對而言，成了最艱難的旅行。

摩斯漢堡、康是美、大眾西藥房，紙紮店旁是生活工場。櫥窗裡布置著涼傘和海灘椅，椅子鋪上藍白相間的大毛巾和船錨圖案的抱枕，茶几上有空酒杯。美麗櫥窗和隔壁燒給死人的三房兩廳紙糊花園別墅一樣，兩者都擔保了一個美好的未來。

大偉看著玻璃上貼著夏日折扣海報，想起來他確實需要買一隻新的鍋子。家裡原來那隻，在衝突中摔斷了把柄。

走進店面裡，迎面一陣玫瑰精油的芳香。玻璃櫃上擺著瓶瓶罐罐，在溫暖的光照下閃閃發亮。他逕自走向廚具專櫃，單手拿起一個雪平鍋，很沉，「假使往狗頭上一砸，腦漿應該會噴出來吧？」他腦海閃過一念，但不敢往下想，他把念頭跟鍋子一併放下，然後走出來。

大學眼鏡行、白鹿洞影音出租店、黑面蔡楊桃湯。全家便利商店旁，名為菩提園的素菜館門口趴著一隻雜種狗，下垂的嘴角眼睛，恆常哀傷的表情，像是死了老婆一樣，七十五分。大偉回家的路上會碰到四隻狗，這隻被他命名為金士傑的老狗是第一隻。第二隻，大馬路與巷口轉角，里長家門口潦草地搭建一座狗屋，裡面鏈著一隻黑狗，長身細腰，尖尖耳朵豎立著，因長得像埃及陵墓畫裡那種陪葬的豺狼，所以大偉叫牠阿努比斯。那狗很壞，總會冷不防衝向路人吼叫，所以只有三十分。

里長家隔壁數過去第三家是傳統理髮院，老闆娘養一隻博美狗，大偉叫牠麗珠，只有三隻腳的麗珠。老闆娘出來散步，麗珠不用牽繩一旁跟著，步伐如同小鼓咚咚打擊在地上。麗珠大概也知道自己是有人寵愛著，所以見到了大狗總可以神氣地吠叫著，七十分。理髮院旁是一家生意不好的寵物美容店，櫥窗裡閒置著幾只空狗籠，大偉透過玻璃門望去，那隻六十五分的比熊犬屋虎今天不在，倒是平日冷清的店面擠著一堆人，分成兩邊站著，互相指指點點，像在理論什麼事情。

他習慣為沿路看見的狗命名和打分數，然而就像個壞心眼的歌唱節目評審，給的分總也不高，一到一百分，平均六十分上下。滿分的狗也不是沒有。七年前，他那時候還在出版社當美編，某次下班步出捷運站，他發現自己被一隻狗跟蹤。停下腳步，回頭看見一隻雜種小白狗對他搖著尾巴。戴著頸圈的小白狗，咧嘴笑著，毛色髒汙如一隻破球鞋。他拍拍小白狗的頭，牠用濕潤的鼻子摩蹭著他的腳踝，尾巴搖得更用力了。想起背包有未吃完的水煎包，取出掰開餵狗。小白狗嗅一嗅，大口大口吃了起來。

他趁小白狗吃包子時離開。小白狗見他走遠，丟下包子又追過來。他停下來，凝視小白狗很久很久，然後踹了小白狗一腳，牠夾著尾巴哀鳴跑開。第二天、第三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又看到那隻小白狗，小白狗遠著距離，膽怯地對他搖著尾巴。他站在馬路邊，閉上眼睛假裝沒看見，當他再度張開眼睛，狗不見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小白狗還是沒有出現。直到很久很久之後的某一天，他騎機車出門，在機車後照鏡裡，他看到馬路上閃而過小白狗身影。小白狗逆風奔跑，非常勇敢的樣子。他擅自以為，路的盡頭蹲著一個人，張開雙臂喊著小狗的名字。加油。加油。那是大偉碰過，唯一一隻一百分的狗。

大偉走著走著突然覺得不痛了。傷口有時痛，有時不痛，傷口彷彿一隻小動物，擁有自己的意志，他故意加重左腳步伐，企圖把它踩醒。一陣劇烈疼痛直達腦門。他險險站不住腳，身體往街邊停放的機車靠著，他彎下腰撕開OK繃檢視傷口，嬰兒粉紅色的嘴汨汨滲出了血。

坐在機車上稍作休息，他望著對街公寓灰色外牆，被陽光曝曬得蒼白的紅色春聯膽寫著宗教領袖的話：「清清淡淡地過日子，就是平平安安。」視線再往上攀，公寓二樓，陽台種著一排向日葵。他望著滿開的黃花，然後一拐一拐橫過小街，把手中OK繃往二樓住戶門鈴貼著，牢牢貼上，如一張符咒。

口袋中電話響起。「喔喔喔，」他接起電話：「我快到家了。」不遠處有個西裝男站在街燈下朝他揮手。兩個人會合，走進大樓中庭閱覽室。「診斷證明和收據要給我。你在我鉛筆打勾的地方簽

名，「西裝男公事包裡取出幾份文件往桌上一擺：「一份是意外險，一份是醫療險，一式各兩份，我出門之前幫你算過了，這個case大概可以申請到兩萬多塊的保險金吧。」「這麼多，幹，早知道我就被多咬個幾口。」大偉說。

西裝男知道他的事，所以順口問了一句：「你跟阿龍還好吧？」他低頭在表格上一欄一欄地簽名，沒有回答。要保人、身分證字號、生日、銀行帳號……他在受益人欄位停頓一下，然後快速地寫著「同要保人」。廚房櫥櫃拉門都垮了，他想，明天就可以去特力屋挑一組新的。

他抬起頭，閱覽室外三、四名孩子圍繞著中庭噴泉追逐嬉戲，一名小男孩屏除在小圈圈之外，用童軍繩拉著一隻小柴犬。小男孩是他們大樓的住戶，看上去五、六歲左右。小狗沒見過，大概兩、三個月左右，身體四肢癱軟在地上，要賴不肯走，小男孩拉扯著小狗，如同拖著一條毛巾被。

「底迪，」大偉喊住了小男孩：「誰的狗？」小男孩抱著小柴犬向大偉走來。「俺爹給買的。加油呢？」男孩問。大偉從男孩手中接過了小狗，不自主地屏住呼吸，不知為何，那男孩身上總彌漫著尿騷味。他把小狗放在膝蓋上，輕壓著腳掌肉墊，撫摸著牠的四肢，因為太過專注，連西裝男起身離開，他都只是略略點個頭。原本一旁玩耍的小孩見著了大偉跟小狗，都圍過來，嚷著說要抱狗。大偉將小狗翻過身，搔著小狗肚皮的癢，當他摸到小狗的心跳，胸膛不自覺地緊縮一下。

他第一次抱加油的時候，加油的心也是這樣猛烈地跳動著。

狗是阿龍執意要養的，但大偉不肯，「養狗是很嚴重的事。」他說。但阿龍還是從朋友那兒抱來

一隻三歲的柴犬，說是朋友的朋友家中有小嬰兒，沒法養。「我所憧憬的愛情就是和一個喜歡的人住在一塊，然後養一隻狗，這樣不行嗎？」阿龍像撒嬌又像是抗議地說。當時，他們認識未滿三個月，兩個人一起吃飯看電影，一起去台南小旅行，不管做些什麼，行程最終總是以做愛當結尾。身體著了火，戀人在床上擁抱，無論再怎樣激烈地翻滾，也無法將火苗撲滅。

兩個人搬離了各自的住處，他們很快就在大偉住處附近找到一棟新蓋電梯大樓搬進去。兩房兩廳不附家具，房子空洞得像是長途客運候車室，看房子那天，大偉很亢奮地規畫著客廳該漆什麼顏色的油漆，沙發該買哪一款，該怎麼擺。兩間房間，一間當主臥，一間書房兼客房，萬一阿龍他家人來了，還可避嫌稱彼此是室友。關於這一切，他老早就想好了，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和阿龍的未來裡還有一隻狗。當那隻狗真的站在他們的新客廳，他發現他跟同居人之間，其實也還沒有熟到可以在對方面前生氣發火的地步。

那隻狗怯生生地站著，頭茫然地望著大門，彷彿在等待著誰來接牠。「牠叫畢魯，你可以過來摸一下。」阿龍說。大偉不情願地摸著狗，金黃色狗毛短短刺刺的，順著毛摸到柴犬的心跳，撲撲跳動，如同一隻振翅的小白文鳥，他用手掌抵住那心跳好一會兒，然後抬起頭對阿龍說：「我要叫牠加油，從現在開始，牠就叫做加油。」

「加油呢？」小男孩又問：「你可以帶加油下來跟牠玩嗎？」小狗在大偉的膝蓋上不安分地扭動起來，大偉一陣煩躁，重重地打了牠兩下屁股，「小狗不乖就是要教！」大偉說。小狗嗚嗚叫了兩

聲，然後就沒了聲息。小男孩扁著嘴，低頭斜視著他，一臉的怨恨。他發現小孩慘白臉上，掛著兩個黑眼圈，簡直跟鬼沒兩樣，難怪這棟大樓沒有小孩要跟他玩。周遭小孩起鬨著說愛哭鬼，愛哭鬼。大偉起身，把狗還給男孩，「還給你吧。」他說。轉身，一拐一拐地走進電梯，上樓，開門，他到家了。

房子裡靜悄悄，像死了人。穿過客廳，走到陽台，他在洗衣機前蹲下。洗衣機和牆壁的夾縫躲著一隻狗，呆呆地看著他。「加油。」他喊了那隻狗的名字，一隻柴犬跳了出來，屁股翹得高高的，拉長身子伸懶腰。他遞出手掌，那隻狗討好地舔著。那就是咬傷他的狗，零分。

那一天早晨，他遛完狗走進屋子裡，狗在一旁歡快地跟著。他走到陽台掛好牽繩，腳掌像觸電突然麻了一下。他本以為沒怎樣，但低頭發現狗正牢牢咬著他的左腳掌，搖頭晃腦撕裂著，他開始覺得痛。他以為自己被一輛卡車輾過去了。掙脫、反擊、就診。他忘記他是怎麼走出家門，如何走去醫院，接下來發生的事他已經不記得了。他只記得回到家，門口有血跡由淡轉濃，沿路滴到陽台去。山毛櫸地板、米白色的牆、淺灰色沙發……他一手打造，如同無印良品型錄裡的美麗房子都被檳榔汁一樣的血跡給毀了。

阿龍得知消息返家，拿起掃把作勢要打狗。大偉虛弱地說不用了。其實以前不是沒被咬過，那隻狗剛來的時候，與他們非常的疏離，牠不喜歡人碰牠，尤其是耳朵。有一回，大偉在與狗嬉鬧時不小心觸碰到狗耳朵，手臂被牠反咬一口。阿龍生氣地說要把狗送走，大偉用左手按壓著傷口止血，笑說

沒關係。可是這一次那隻狗實在咬他咬得太厲害了，疼痛像鞭炮，在他身體裡一個一個地炸開來，他吃光了整排的藥仍舊止不住痛。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阿龍靠過來，胸膛抵住他的背脊，身體弧度像兩根湯匙疊在一塊，他挪動身子，拉出距離，「會痛。」他說。黑暗裡，他側躺在床的邊緣，凝視書桌電腦主機閃爍小燈，如同凝視茫茫大海上的燈塔。

沒用了。

看著狗，他的腳掌又痛起來了。狗咧嘴衝著他笑，尖尖白牙如刀刃，長著四隻腳，會走路的刀。他盯著狗，倒退著走進室內，廚房櫃子裡找出止痛藥吞下。餐桌擺著水果刀，刀鋒和木頭桌面沾滿法國麵包屑，喝完的牛奶盒就擱在垃圾桶掀蓋上。推開虛掩的臥室房門走進去，筆電、耳機和眼鏡擱在床頭櫃。格子襯衫和CK內褲像寫壞了的稿紙，揉縐丟在床上，地板上拖鞋一正一反擺放著，彷彿不知出門該穿什麼而擲筊請示。他向來可以從那些凌亂的線索推理出阿龍出門前都幹了些什麼事。他習慣替阿龍收拾，也喜歡收拾，但這次他沒有。他只是退出房間，坐在客廳沙發，打開茶几上的筆電。

信箱裡有客戶要他修改海報的圖檔，有出版社報價單需要他回傳。他必須回信，但他沒有，他只是掀開筆電，打開了臉書。有人上傳自己和男友牽著黃金獵犬去逛傳統市場的照片，他按讚。有人在塗鴉牆寫著看完一部愛情電影的心得：「分手其實一點都不殘忍，殘忍的是那種兩個人都想要試圖挽回，卻都無能為力的茫然和徒勞吧。」他按讚。有人分享家中狗狗結紮全紀錄，寫著：「公狗結紮後

攻擊人類機率會大大降低。另外，母狗一發情，公狗即使遠在一、兩公里之外，都能嗅到母狗身上發散出來的費洛蒙。牠們逮到機會出門，自然會循著氣味衝去尋找母狗。待母狗發情結束，公狗恢復記憶時，牠們搞不好已跑到好幾公里外，根本認不得回家的路。」他按讚。

傷口有時候痛，有時候不痛，他打開阿龍網頁，從他的好友名單裡找到一個美國隊長大頭貼，按下連結。他的狗坐在他沒去過的客廳咧咧笑著。他的狗出現在他感覺陌生的河濱公園，呆呆咬著網球。傷口彷彿一隻小動物，擁有自己的意志，他點選美國隊長的本相，狠狠把傷口踩醒。超級英雄揭開面罩了：一名打赤膊的男孩雙手環抱，神氣地站在開滿向日葵的陽台，傻傻笑著。阿龍按讚。

止痛藥藥效開始發揮，身體麻麻癢癢的，皮膚上爬滿小螞蟻，無形之中，戴口罩的男人低伏在他腳邊，用鑷子將傷口裡的縫線剔出來。他仰起頭，看到那隻狗蹲踞客廳一角看著他，他就醒了。

那隻狗用一種慎重的神情望著大偉，彷彿要宣布什麼事情，然而這麼多年下來，他始終不知道那隻狗到底想對他說什麼。那隻狗剛到他家的時候是三歲，換算人類年齡是二十八歲，牠的過去對他們而言等於一團謎。比如怕火，只要點燃打火機在牠面前晃動，牠就會鑽到桌子底下發抖，一整晚不出來。當然了，只要打通電話給前飼主答案就揭曉，但大偉不肯。前飼主偶爾發了電郵過來，說可否傳幾張畢魯的近照讓他們瞧瞧，但他沒有回覆。他把信刪掉，這已經是他的狗，和這些人沒關係了。

狗狗生活公約第一條，進出玄關不得爭先恐後，要讓他先走。第二條，沒有他的允許，不得進入臥室——他和阿龍在床上做愛，有狗在旁邊看，他不行。第三條，吃飯的時候，要聽他喊「坐下」和

「開動」，才能開始吃……這麼多年下來，他企圖教會他的狗種種規矩，但電視綜藝節目裡那些討人喜歡的狗狗才藝牠始終學不會。大偉與牠共處一室，牠總是遠著一段距離，喊「加油過來」，牠也只是呆呆望著。可是等到大偉不想理牠了，窩在沙發讀書、看DVD，牠又一聲不響走過來蹲在大偉腳邊，好比現在這樣。

大偉看著那隻狗，那隻狗也看著他。大偉放下筆電，上前抓起狗的前肢，他扭著狗頭正對著自己，與狗對看，彷彿質詢。質詢牠為什麼要在別人房間裡無恥地笑著。那隻狗不敢正視大偉，把頭側向一邊。牠的前爪被大偉扳疼了，哀哀叫著，急急忙忙掙脫大偉的擺布，小碎步跑到門口，恰恰趕上門把轉動的聲音。

門推開，走進一個中年婦人，全身披掛著好幾個牛皮紙袋，大偉起身，喊了一聲阿姨好。婦人是段太太，阿龍的後母——所以那聲阿姨也等於跟阿龍一起叫的。他伸手接過段太太手中紙袋，往茶几攔著。「好一點沒有？」阿姨往沙發另外一頭坐下。「拆線了。」他說：「阿姨今天沒有接小恩下課啊？」「她媽帶她去上兒童美語。」段太太鼻子哼了一口氣。

段太太從一只牛皮紙袋裡取出更多紙盒。「砂鍋烏骨雞。蒜茸蒸日本扇貝。烏魚子炒飯。百花鑲油條。黃金流沙包。」段太太開始朗誦菜名：「有個師姊嫁女兒，中午去喝喜酒。很多菜都沒人動，想說就帶過來給你和阿龍吃。」她說。大偉哦了一聲。段太太再從另外一只牛皮紙袋取出更多的紅色小錦盒。「現在喜宴伴手禮的花樣愈來愈多了，還有手工精油香皂，」她大聲讀著包裝上的字：「在

對的時間碰到對的人，幸福就會來，雅琳宗翰，永浴愛河。這個給你跟阿龍用啦。」大偉又哦了一聲。接著，她又從另外一個牛皮袋子取出一台iPad，「幫我看看，剛剛拍的照片怎麼上傳臉書？」她說。

iPad是他買來送給段太太的。臉書和LINE的設定，韓劇、江蕙和鳳飛飛的下載全由他經手，他刷刷兩、三下就調出了照片。畫面中是許多與段太太年紀相仿的歐巴桑：歐巴桑們拿著麥克風唱歌，歐巴桑們和新娘合照，歐巴桑們圍著圓桌笑到見牙不見眼，歐巴桑們在婚喪喜慶總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可以宣洩。段太太靠過來，為他指認著照片中誰是誰。穿旗袍的那個是江媽媽，二十幾歲就守寡了，靠著在市場賣菜養大三個兒子，現在大兒子在大學教書，真好命吶。穿花襯衫這個是胡太太，先生半年前剛走，和阿龍爸爸一樣是鼻咽癌。這些年資長短不一的寡婦們因怕人看穿她們過於快樂，所以嘴裡總是不斷抱怨著。抱怨五十肩，抱怨著這年頭什麼東西都不能吃了，抱怨著媳婦太懶惰，她們精神奕奕地抱怨著世上一切可以抱怨的。

段太太在大偉旁邊說話，那隻狗熱絡地往段太太腳邊鑽。「加油啊，你怎麼把把拔咬得這麼嚴重啊？現在有狂犬病耶，你咬傷人會被丟掉喔。畜生就是畜生。」段太太一邊摸著狗，一邊說著。第一句話是對狗說的，第二句是對大偉說的。大偉聽見狂犬病三個字非常刺耳，但還是笑著回答他前天帶加油去打過針了，並沒有多解釋什麼。「加油十歲有了吧，狗的十歲是人類幾歲啊？」段太太又問。「不知道，小狗大狗算法不一樣，加油大概六十歲吧。」大偉說。那隻狗在段太太的撫摸下咧嘴笑

著，大偉瞪了牠一眼，牠便像做錯事似地垂下頭，可是尾巴無處可藏，仍愉快地搖曳著。

段太太趁大偉上傳照片時，把紙盒逐一放進牛皮紙袋，然後走進廚房。那隻狗見阿姨起身，也要跟過去，但大偉嘖了一聲，牠就乖乖坐下。大偉趁段太太走進廚房的時候，把茶几上的盒裝手工皂順手掃到茶几抽屜裡，「雅琳宗翰，永浴愛河」，上頭電腦列印的少女POP字體，真醜。

段太太從廚房探頭喊：「垃圾袋在哪裡？」「第二個抽屜。」他在客廳喊回去。今年三月，段太太跟一伙歐巴桑在大偉住處附近的地球村學日語，大偉打了一把家中鑰匙給段太太，說下課沒事可以過來坐坐。段太太很高興地收下鑰匙，此後，每隔一、兩週就帶點水果、滷味過來，她看見廚房亂了，自然也要整理。大偉應該進去幫忙，他以前總是搶著幫忙，但她兒子養的狗咬傷了他的腳，他想，他在客廳多坐一會兒也是應該的。

大偉點進段太太臉書，確認照片是否成功上傳。看見相本照片亂了，順手就幫忙分類。裡頭有個名為「過年」的相簿，他點開來，彈出一堆食物照片：紹興醉雞、迷迭香烤羊排、泰式涼拌牛肉、龍蝦沙拉……全是他親手張羅的。大偉痛恨過年，他沒有媽媽，過年守歲只有他爸和他兩個人。他記得，十二歲要跨十三歲那個年三十，他爸到外面飯館買了砂鍋鴨。一鍋熱湯喝到變涼，涼了又加熱，反反覆覆，由年三十吃到大年初五，到頭來他也不清楚那湯頭裡的酸味是酸菜還是腐壞。後來他爸過世，他一個人過年，在家可以盡情地吃炸雞DIND看DVD，不用吃砂鍋鴨了，但偶爾想起過年，總是一陣反胃噁心。不過受邀到情人家過年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是那種在電梯裡碰到主管也要挖空心

思講幾句恭維話的人，何況是討好情人的家人？

今年是阿龍父親過世之後的第一個過年。「你阿姨大概也沒心思煮年夜飯吧，不如我來吧。」他跟阿龍說。網路上兩個月前預訂了巧克力蛋糕，除夕一早就去百年老店排隊買佛跳牆，到了除夕夜，一道道菜端上桌惹來驚呼連連。其實以前也不是沒去過阿龍家過年，那時候阿龍父親還在，他以室友身分出席，「怎麼阿龍不結婚，你也不結婚，你們這些年輕人都不結婚是怎麼一回事？」餐桌上，阿龍父親板著臉說。阿龍爸爸嚴肅，阿龍哥哥嫂嫂姊姊夫妹妹和阿龍頭低低的，只有乖乖聽訓，沒有人敢吭一聲。倒是段太太轉頭對四歲的孫女小恩說：「小恩啊，你跟爺爺講啦，薯叔因為每次都要找林志玲、舒淇那種大美女當嬌嬌，條件開太高啦，當然找不到啊。」小恩照著說一遍，大家都笑了。今年，阿龍的父親過世了，趁著這一家人還未恢復的當下，大偉占領這家人的廚房，變出了一桌華麗的菜。

餐桌上，新手孤兒寡母迂迴地回憶往事，謹慎地快樂著。大偉說要幫忙拍全家福，「西瓜甜甜？」「甜~~」大偉從銀幕上看著這一家人笑著，後母和前妻小孩、丈母娘與女婿、婆婆與媳婦，一群沒有血緣的人在一起的日子久了，臉形眉眼也愈來愈相似。「家族真是奇妙的事啊。」他想。拍了兩、三張照片，段太太在餐桌那頭說：「大偉和加油也來拍。」她要阿龍姊夫接手換大偉下來，於是，大偉和加油也入鏡了。

臉書上有一段影音檔是大偉當晚拍的，一分二十八秒的短片。那一晚阿龍喝了酒，趴在客廳地板

和加油互咬著橡皮黃色小鴨，畫面外全家人哈哈笑著。沒被錄下來一分二十九秒，是阿龍躺在地上摟著狗，喃喃自語：「還好狗狗跟爸爸媽媽一樣，都會比我們早死。不然有一天我們死了，狗狗還孤零零地活在世界上不是很可憐嗎？」大偉想著不太遙遠的往事，耳邊隱約有男孩哭聲。

段太太走出廚房，問阿龍會回來吃飯嗎？大偉搖頭說不知道。說完，門打開，走進一個男人，阿龍回來了。那隻狗暴衝到阿龍身邊，蹦蹦跳跳，活潑得像屋子裡的一顆心跳。「ㄟ，樓下那個小鬼，就媽媽是山東人那個小鬼，好像偷牽寵物美容店的狗被抓到了，警察都來了說。」阿龍一進門就這樣嚷嚷著。「今天怎麼這麼早？」段太太問。「跑完記者會，稿子沒上，就回來啦。」阿龍坐在地上逗弄著那隻狗。「我去洗米煮飯，晚上把那些菜熱一熱，我看冰箱有番茄有蛋，再弄個湯就好了。」段太太又走進了廚房。

那隻狗四腳朝天，露出脆弱的肚皮讓阿龍搔著癢。「拆線了？」阿龍問。大偉嗯了一聲，兩個人避開彼此的視線，因為昨晚吵過架的緣故，所以聲音有些冷。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阿龍出門遛狗，大偉要他順便帶一碗廣東粥回來。阿龍回來得晚了，解釋著今天排隊買粥的人很多。他沒說什麼，只是說不管，他就是要帶那隻狗去結紮。阿龍說，狗狗咬人可能是壓力大，可能是在玩，十幾歲的老狗結紮有什麼屁用。他反駁被咬的不是他，他當然可以講這種風涼話，兩個人理論著，阿龍聲音突然拉高起來：「難道是我叫那隻狗去咬你的嗎？他媽的爲什麼事事都要按著你的計畫走？你就是想要控制一切才會被狗咬。」

同樣的話題吵了一個月都疲倦了，原本礙於情面，放在心中緊緊咬著不放的，全都鬆口了：「誰知道你遛狗都遛到誰的床上去？全天下就你一人可以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在外面鬼混？就你一個人有才有情可以彈吉他組樂團？你整天耍帥是因為你不用腳傷還要陪你阿姨去推拿、帶那隻狗去打疫苗。」阿龍罵了一聲幹，「你爲什麼每次都像一個女人那樣猜忌？！你乾脆闔了我。」他說。

大偉忘了事情是怎麼收場的，他吃了止痛藥，身體爬滿螞蟥，麻麻癢癢的，阿龍背對著他，恍惚之間他看見阿龍如同小診所男人一樣發達的背肌繃壞他寒酸的房子。他輕輕地按著，把螞蟥一隻隻地弄死。

阿龍用手指爬梳著狗毛，大偉低頭假裝瀏覽著網頁，兩個人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昨晚的事如果不提，也許就不存在。大偉偷看那一人一狗，那隻狗口鼻周圍全白了，牠趴在地上，鬆垮垮的皮毛堆疊在地上，彷彿一件穿鬆了的毛衣，老了。倒是阿龍，皮膚還是跟七年前一樣好。是不是那種好人家的小孩皮膚都很好？大偉心裡想著，兩個人剛認識的時候去看電影，他總要轉頭偷看阿龍側臉，讚歎著這人輪廓簡直可以印在銅板當肖像，如今，他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去看電影了。他在心裡算著，那隻狗來到他們家是二十八歲，兩人帶著一隻狗住在一個屋簷下，由戀人變成家人，七年的家庭生活加在那隻狗身上，也將牠變成了一隻六十歲的老狗。

阿龍抓住那隻狗的下顎，輕輕爲牠抹去眼屎。轉頭要找衛生紙擦手，發現大偉在看他，便衝著他笑了一下。兩個人對望，不講話，樓下男孩哭聲忽然聽得很清楚，「那是我的狗。那是我的狗。」那

男孩哭得很慘，好像家裡死了人。兩個人靜靜聽著那哭聲好一會兒，然後大偉開口說：「乾脆把加油送給樓下那個小孩好了。」

「幹嘛啊你。」阿龍提高了音量，正要說下去，段太太就從廚房探出頭喊說吃飯了。兩個人起身，一前一後走進廚房。一桌熱騰騰的飯菜，砂鍋烏骨雞、蒜茸蒸日本扇貝、烏魚子炒飯、百花鑲油條、黃金流沙包。精緻的擺盤，連果雕小兔子都還在，彷彿是真正的喜宴。

大偉和阿龍坐下來，段太太還在一旁擦拭著流理台，後來，她一個人把十四公升的垃圾裝進五公升的垃圾袋裡。阿龍掀開電鍋正要盛飯，大偉盯著桌上的果雕小兔子說：「剛幫狗梳毛，沒洗手髒死了。」阿龍把盛好飯的碗重重擺在桌上，沒有理會。倒是段太太綁好垃圾袋，是抹肥皂洗了手才上桌的。「來來，洗手吃飯啊。」她催促著。三個人默默地吃著飯。後來，那隻狗也走進廚房來了，牠跟餐桌隔著一段距離坐下來，如一座人面獅身像凝望著著這一家。

同志家庭，愛情烽火

◎ 廖輝英

一般而言，養狗的主受兩方，存在著隱然卻也昭然若揭的要則之首——忠誠。其餘相處氛圍，大約就是自此光圈向外擴散。一頭狗的得寵，不在其他，得先認定主人，沒有二心。但若牠不幸馱著曾被愛養的履歷，卻跟著主人之一踏浪他往，又該如何領會人與人之間的舊愛新歡、去哪兒找本有助釐清這一切的指南？

這是狗的困惑，也是人的糾纏。

愛人帶來了一頭前朝愛犬，他無力拒絕以愛為名偕來的「拖油瓶二手狗」，狗咬傷他，也撕開愛的忠誠、猜忌、權力的角力和衝突。

寫同志家庭家常的愛情烽火，以文火交織著烈焰，燒炙出獨特的紋路，通篇談狗卻總關情。讀著讀著，眼前竟出現被「他」評比最高分的那頭小白狗，一心一意向著主人飛奔而去的畫面。